



古,有老旧、久远的意思。飘飘悠悠的风烟,在天地间回旋、游荡;横亘、飘忽,从古而来。亦有消失的成分。记忆如风,如烟,涤散开来。逸散的风烟,至最后,若游丝,渐渐散去,没有一缕痕迹。

百家笔会

风烟古

□ 王太生

一幅生动的“陋巷古木风烟图”啊。风烟是一个地方的养分,它青睐每一棵。每一棵古树,都经历过湿润潮湿的风烟。风烟古,古在港湾海雾。我到烟台,住的酒店在一高阜低岗之上,隔着一片开阔地,便看见海。晨起远眺,见窗外海面漂浮着一层淡淡的薄雾,有渔船在此聚集,人们或许是刚从外海打鱼回来,或许在此卸渔获。当太阳出来,海雾被风吹散,那些渔船也不见了。水天与船,船与海雾,在平静的大海上,都是古老的,尤其是那飘忽在海面的一层薄雾更是古老,激荡的大海却是永远充满活力。大海年轻,风烟老。

古在万亩田。春日,我到乡下看花,看万亩油菜花。河湾垛田,万亩油菜,在晨曦中,流纱泻雾,风吹牛乳般的薄雾翻涌,这是苏中里下河乡村春天常见的景象,万亩黄花竞相绽放,一河风烟,延续了多少年。朋友的家就在这垛田之上,花海深处。进村得坐船,摇橹舟晃,看渔人撒网,野村炊烟,直让人觉得河流是古的,渔舟是古的,垛田是古的,村庄是古的,风烟也是古的,古意盎然。

古在一城薄烟。漫散的烟火,从高处看,是无数道粗线条的升腾、奔突。少年时,我登上家乡小城土垒的小山,站在山顶,闲观一城风烟。看见阳光刺破云层之后,从高处四散而下,城中有人在生炉子,那四散奔跃、遇风旋转的烟,与晨间的云雾汇合到一起,便是一幅画,构成小城市静而有温度,飘逸而有风致的人间烟火。

一城薄烟,当有清晨早茶店热气腾腾的水汽加入。早起的店家生炉子,初始杂木柴烟徐徐,点燃后,鼓风机吹得呼呼作响,炉膛火星四溅。不一会儿,放上蒸笼,开始蒸肉

住过十几年,从未听说过这条路。

好在我早已过了“嘴上没毛”的年纪,不敢贸然给人答案,暗自搜索一番,这才知道黄河路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上海市政府为了安置下岗职工就业,规划开发了这样一条美食街。我在1980年就离开了上海,自然没听说过这条原本默默无名的小路。

《繁花》勾起了许多名人的回忆,一位音乐人发迹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视频网上说自己曾是黄河路上的常客。当年的黄河路灯红酒绿,《繁花》里展现的场景一点都没有夸张。那里的酒店规模都很大,消费也惊人。他常独自一人去吃饭,花上四五百元是常事,相当于那时普通人一个多月工资。

随着黄河路成为了网红打卡点,一些网红博主涌到那里,实地采

包、菜包、三丁、蟹黄包、翡翠烧卖、糯米烧卖、虾仁蒸饺、千层糕……大大小小的蒸笼堆有一人高,火正旺,力正足,层层蒸笼里冒出热气,往上翻涌,四周朦胧,氤氲一片。

还有老澡堂四散的沸沸烟气。从前的老澡堂中午开门营业,在这之前,有人劈柴烧水,为开汤做准备。那些白烟,从烟囱里逸出,漾于小城上空,换来澡堂里的云蒸霞蔚,热气袅袅,市声喧哗。

风烟古,古在有一颗追风好古,寻古、慕古的慧心。

小城89岁的老画家,在古园林里设画室。老画家每天早上或傍晚在园子里徐步,眯缝着眼看一园淡淡的烟岚。老画家说,园子里有风烟,一股自古而来的淡淡烟气。这样的烟气是芬芳的、清雅的文化之气。老画家每日去画室作画,风雨无阻。在园子里转悠,从中感受着这股烟气的熏陶,从烟气中找到灵感,得到启迪和启发,以及对生命的感悟。有一天,我向老画家为什么如此迷恋这个园子?老人告诉我,一个偶然的契机,让他喜欢上这个园子里弥漫着淡淡的风烟之气。他告诉我,正在构想画一幅《古宅风烟图》,悉数画尽园子的草木晨昏,房舍的俨然生动,以及风烟之下,一花一叶的姍姍可爱。

古,或可理解为质朴、厚重。一座小镇,水墨雨巷,河埠淡烟:温润的细雨打在麻石路面,激腾起一层白雾水花;水边人家,一竹木跳板伸向河心,有人淘米、洗衣,雨丝飘在水面,溅起层层涟漪,天青色里,自生风烟。

前些年,我喜欢往徽州跑。古徽州的山、水、古村,以及那些植物,纯净明澄,让我迷恋。其实,我更爱徽州的风烟,无论是清晨小溪的烟岚,还是古村傍晚的炊烟,甚至是

访黄河路上的老罗叔。与那些名人自述不同,老罗叔们都《繁花》里的黄河路是假的。当年那些酒店平平常常,一点都不奢华。老板娘并不多,而且个个都很和气,哪像王家卫拍得那么凶……

到底谁说的是事实?黄河路往事又成了“罗生门”。我倒是觉得名人和老罗叔都没说谎。只不过老罗叔们是黄河路的居民,而不是顾客。他们主要通过站在店外观察,了解黄河路上的酒店。阶层差异使得他们或许知道哪家店老板娘是谁?但不会有什么深交。即便如《繁花》里卢美琳一般强悍的老板娘,偶尔和某个不相干的邻居说上一两句话,想必也是和颜悦色,绝不至于直眉瞪眼。如果见人一脸凶神恶煞,那不是凶,是有病。而那些名人,比如那位音乐人,



两个人隔着一条淌过村庄的哗哗溪流说话,都离不开有那一层淡淡的天青色风烟相衬托,才显示出古徽州的气质。

古村有古烟。我在黄山脚下附近的几个古村落转悠,看秋色,赏红叶,也看古烟。在那里,塔川的古烟娟秀,卢村的古烟大气,柯村的古烟粗犷……风烟飘飘悠悠,汇入今天的日常。

深秋,塔川山野已是一片迷离斑斓,晨沿着山道缓缓拾级而上,见一户人家已生炉煮饭,丝丝缕缕的炊烟若工笔画,在屋顶上空细细描摹。霜色浓重,雄鸡打鸣的村庄,在缓缓飘渺的古老炊烟中醒来。

看卢村清晨的粉墙黛瓦,是在村后半山腰上。此时云层霞光乍泻,村庄上空,炊烟或粗或细,或浓或淡,线条乱舞,百户千家,一片祥云缭绕。

距离卢村一小时车程的柯村,属于未开发的古村落,我们来到一座山头,脚下便是古村。站在山头,向山谷里俯瞰,村庄上空烟霭缭绕,伴着鸡鸣犬吠之声,云翻雾涌。

尘世生活,让人想到风烟古。我还是喜欢少年时,在故乡平原上所看到的那一城风烟。

风烟是历史,也是平民生活。风烟与历史,交织,分分合合,如云似雾纠缠在一起。而人间百态,铺陈出浓淡相宜、多姿的风烟,又日日如新。生活常新,风烟轻柔,风烟古。

都是酒店常客。他们坐在大厅、包厢里看窗外的黄河路和窗里的老板娘、服务员。视角完全不一样,看到的内容自然也不一样。这就如同当年我住在号称“远东第一公寓”的河滨大楼对面,然而十几年都没进去过,对河滨大楼的印象仅限于外墙发黄,看上去很旧。至于里面的游泳池、电梯、抽水马桶……我都没见过,但我不能说这些都是假的,只是谣传,并不存在。

同一个地方,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的追忆中大不一样。这很正常,不一定就是其中有人说了假话。横看成岭侧成峰,一堆真话放在一起,有时也能让人云山雾罩,越听越糊涂。这就需要多看看、多听听不同的描述,兼听则明。然后依靠自己的人生阅历,将那些看似互相矛盾的碎片拼接在一起,一步步接近真相……

铺路石

(外一章)

□ 杨罗先

如果我的一生,只是为了迎接季节里一次次花的绽放,而凋零在周而复始的蜂飞蝶舞之中,我宁愿做一块石头,把整个身体都交给大地。

一块石头是石头,两块石头还是石头。成千上万的石头,规则或者不规则地铺在直线抑或曲线上,也许就变成了铺路石。当然,铺路石也还是石头。

静静地躺着,任鹰的利爪狂击我的躯体,我也不想张嘴说话。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的言语都已经多余。灵魂深处的交往,往往不需要言语的承诺。

其实,我闭上眼睛,也能听到渐渐逝去的足音,茫然在咫尺天涯。可就在闭眼的一瞬间,所有的故事都已经发生。

我不想让脚印在我身上那些来来往往的足印,我只是匿身在大地的一角角落,听那些鸟儿搏击天空的欢叫抑或哀鸣。

也曾酝酿生命的绿色,也曾承载大地的雪雨风霜。我就这样,把生命的愿望全部敞开,让四季的风从容地从我身上穿过,安静每一个春夏秋冬。

地平线

如果晨雾,一定要遮挡整个天地,那么,我的心跳,只能徘徊在无边的空虚里。

在夜里呼唤黎明,也许不完全是因为对黑暗的恐惧。

有人把对生命的体验,和指纹捆绑在一起,强调每一个人的客观唯一性。跳荡的思维,让我想起那位因为磨破了指纹而被国际航班拒绝登机的朋友。

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如果承载我生命的列车,必须经过离别的车站,时间会告诉你,恩爱,有时是诉说,有时是不说。

置身在这个湿漉漉的季节,羞湿的内心里总是难以言表,一些酝酿已久的话语,常常是欲言又止。

站在昼夜交替的斑马线上,我愿意挖出一枚崭新的太阳,替代早已破旧的黎明。从此,走向新的征途。

梦露滴在每一片郁郁葱葱里,伸展无限的渴望。黎明中,我等待东边的天际露出鱼肚白,四射的光芒火辣辣地跃出地平线。

了。女秘书不解,同事解释道:“理发师给人刮胡子,总会先给人脸上涂些肥皂水,湿滑状态下刮起胡子来就不会疼了。”女秘书听完后在心里给领导点了一个大大的赞。多年以后,早已跳槽的我再次遇见她,她主动提及被领导“刮胡子”的往事,言谈之间她对领导充满感激。她说:“领导在赞扬声中夹带批评,既能维护我的自尊心,又能让我满心欢喜地接受批评,这种‘刮胡子’温暖了我的路,让我成长得更快……”

天涯诗海

春雨潜入夜

(外三首)

■ 李志胜

趁醉酒时分
做一位“窃贼”也不为过
打开门,湿漉漉的场面,嘀嗒的鼓乐
都是善意的提醒

春天到
不一定与节气为敌
为乞者,为归客,为路人
皆不失仁智之策,先见之明

光色赞

一颗一颗,亮晶晶的小灯
都怀抱谁的愿景?
想瞌睡的孩子,缩进大人怀里

驰过的车流,切割着春风
一条条,一道道
在该暖还凉的时节,置埋下悬念

远处的灯火
交相被点亮
微信圈,好友分享的
百花仙子,无一朵与我无缘
入夜天色,汇一流斑斓的春江

广场南口
踌躇的失智君,兴高采烈
他赠了回家的我,一叶人生
蚂蚱舟

小酌

春天好啊!像三十年前的我们
三十年后的今夜
因为酒菜,因为老家的味道
一句醇语,便扬起
五彩联想
记忆,都是亲人或游弋的近亲

开不开花,结没结果
猜枝与猜心思
都要在一条道上走到黑
譬如此刻,此情、此景
能喝不喝,叫菜傻
该过关而微笑不前,叫不叫不仁?

推心置腹,好比摸黑
赶来赴约
——酒包圆,菜从简
弟兄们相见,不说恨晚
换盏推觥不叫喝酒,叫一江春水,向胃里流

一只流浪狗

院外边,前年埋白萝卜挖的坑
被绿萝的藤蔓、枝叶罩严
废弃的坑,倒没有如此强的生命力
它没想到会有一天
被一只黄毛流浪狗看上
慢慢的,假寐的小狗伏下身

先是四肢,后是眼睛、脑袋
最终绿萝的枝叶
完全覆盖其上
像是坑底下有一张温暖的床

阳光照过来
手握垃圾钳的我
看着小狗歇息、借宿,被定格
自己不觉也像只丢失的狗儿,蹲下身来



有趣说说

记忆罗生门

□ 朱辉

今年初,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热播。作为老上海人,我密集地被周围人问及,当年黄河路真有那么繁华吗?其实我一度以为“黄河路”是个虚构的路名,因为我在上海

美食随笔

槐花香

□ 张卿

现在用白面,吃的只是一个新鲜。你们才是真正的幸福!”

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蒸槐花了,味道甜美,每次都要吃上两大碗。

槐花不仅有蒸着吃,还有槐花包子、槐花炒鸡蛋、凉拌槐花、清炒槐花等很多吃法。其实,蒸槐花是多种吃法最为烦琐的,要把新鲜洋槐花摘干净,用清水清洗两遍,控控水分,撒上面粉搅拌均匀,使每朵槐花都能裹上面粉,然后把它们都铺在大篾子上,隔水大火蒸20分钟。掀开锅盖的那一瞬间,满屋子飘香,让人禁不住地流口水。最后,把槐花用筷子散开,浇上提前调好的调料,入口香甜鲜嫩,使人欲罢不能。

在槐花飘香的季节,吃槐花就像留住了春的味道。

春天是一个百花竞开的季节,尤其沾了人间烟火的槐花,被搬上了人们的餐桌,咬一口,舌尖上肆意地流淌着春日的浓情蜜意。

都市表情

刮胡子

□ 刘刚

“刮胡子”的意思就是挨批评,属于川东地区一带比较流行的方言,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尤为盛行。

很早以前,刮胡子是种不算好的体验,由于当时理发工具落后,剃刀粗糙迟钝,使用起来能让皮肤收紧,令人十分难受,稍有不慎,还会蹭破皮肤,甚至流血。平日里,人们就把“刮胡子”隐喻挨了批评和惩罚,既包含难受的意思,又顾忌当事人的面子,毕竟,说“刮胡子”总比说“遭批评”要委婉许多。

记得小时候,我是个不爱学习的孩子,常常找借口不去上学或者很晚才去学校。每次迟到,老师都会让我站在教室后面靠墙听课,时间长了,我也摸清了老师的惩罚套路,因此,后来我迟到了,不等老师开口,就会自觉地走向教室后面,背靠墙壁,站到下课。村里的同学放学后就嚷嚷着告诉我父母,说我今天又迟到了,被罚站了,还说我连续迟到五次,又被罚扫厕所了……这

时,好心的邻居出来劝慰拳拳揍我的父母,同时也招呼其他同学说,那不是被惩罚,而是遭“刮胡子”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刮胡子”原来就是被惩罚、被批评的意思。后来,只要我犯错了,耳边少不了有人戏言:“你要遭‘刮胡子’了。”“刮胡子”一词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我的自尊心,同时也是一种激励,让我下定决心改正错误。

后来在镇上工作了,了解到“刮胡子”这句方言含有温度,足以温暖人的一辈子。

年轻的女秘书给领导送来一份材料,领导看完材料后抬头望向女秘书,紧锁的眉头舒缓开来,笑着说:“你这身衣服很漂亮,非常适合好看的你。”女秘书听后心里美滋滋的,连声道谢。领导微笑着继续说:“下次用心一些,你的材料也会跟你一样漂亮。”女秘书听后一脸绯红,回答:“好的,我会努力的。”走出办公室,同事们说她被领导“刮胡子”